

读鲍元恺引文有感

舒泽池

作曲家鲍元恺在一篇短文中，引用了下面这段话：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，言之不足故嗟叹之，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，咏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——汉《毛诗序》”

这段话讲了舞蹈的起源，实际上也说明了“情-言-诗-音-舞”的关系。读过这段话，还需要中国的教育家、理论家们向国外去寻找什么“原本性”、“边缘学科”、什么“音画舞”和“文和艺”的“新成果”吗？

这里还可以补充荀子的一段话，荀子认为人喜欢音乐，是“人情之所必不免也”，这就清晰的说明了音乐的由来，比外国音乐家争论不休的什么“自律论”、“他律论”高明了不知多少倍。这也是我提出在音乐的基本特性中强调“情感艺术”的论据之一。

我怀疑不少音乐教育家大力提倡的所谓“动作”教育的方法，其实是本末倒置。中外民间音乐都是“歌舞不分家”，都是要“动”的；现代的流行音乐歌手和乐手表演时更是必须要动，不许他动比杀了他还难受；其实西方传统音乐在演唱或演奏时也是要动的，不可能正襟危坐；这就说明了音乐和动作（还上升不到“舞蹈”）是孪生兄妹，

真好像人走路是要手脚并用（而且左右相反）一样，太平常太正常了，几千年来都是如此，好像并不是近代欧洲某国的音乐教育“大咖”发明并教导的结果。拜托啦，这里有个因果关系，是音乐催生了动作，而不是动作产生了音乐好不好？我搞了半辈子舞蹈音乐，写过正规舞剧也写过幼儿律动，多少是有一点发言权的。难怪听到有人说“音乐理论是读的，音乐教育是看的。”是怪话，是牢骚，但是一点道理也没有吗？有人还提到街舞，就更是这样了。音乐是因，动作是果，大概只有中国的专家不这么认为，真是奇葩！这不就是恩格斯几百年前说的“以头立地”吗？

我早就觉得许多理论家的爱好就是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，然后从中生出许多理论来，作为成果了。这还是好的，因为转了一圈又能回来，回到了本真。更多更糟的是让你回不来，云山雾罩，不知所终。

原因之一，就是不读中国书。一句老话是怎么说来着？“守着金饭碗讨饭。”到哪里讨？外国啊！“外国自有黄金屋，外国自有颜如玉。”不过，讨饭之前，还是多看看中国书吧——好不好？

（写于 2023 年 7 月，改于 2024 年 2 月）

COPYLEFT 作品
版权所有 · 自由传播